

跨越千年看沈阳

□记者 王岩嶺/文 刘聪聪/摄

最早是一处军事重镇

从候城建立的时间算起，沈阳作为一个城市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今天在很多的史料中都能找到对候城的记载。

在我国的正史中，记载辽河流域的郡县设置始于《史记》。但是最早记述了各个郡县分布的是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其中关于沈阳是这样记述的：“辽东郡，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县十八：襄平（今沈阳附近）、候城（今沈阳）……”可见，候城在西汉时属于辽东郡管辖，候城的城址就在现在的沈阳市范围内。

那么，古时的沈阳为什么叫候城呢？

原来，在秦开建城的时候，燕国的长城在其边绵延，候城实际上是一处军事重镇。此外，因为候城靠近古浑河，交通便利，这里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制，每塞要处别筑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

经考证，古代的候城是一座夯土筑成的方城，周长960米，面积5.76万平方米，南北城墙各设一城门，城外还有护城河经过。在城内有官署、驻军和军属，他们平时开荒耕地，战时协助防守。当时的候城有着1000多名常驻士兵，还有一些从中原来的移民，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从此也奠定了早期沈阳城发展的基础。

候城的发现者——考古学家冯永谦介绍，此时的沈阳城在辽东十分重要，除地理位置重要外，这里还设有一个中都都尉治所。当时的辽东郡共有18个城，但是却只有三个都尉治所（东部、中部、西部），可以说沈阳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城，但是这时的沈阳也仅仅是一座军城。

汉代，候城曾发生了多次战斗。《三国志·魏志》里有类似的记载：“汉朝和高句丽发生了一些争端，建光元年（121年）高句丽焚烧了候城，从此候城的地位开始下降。”

之后，候城历经战乱，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前后500多年的混乱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候城毁于战火。

辽代重筑沈州城

契丹神册元年（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后改国号为“辽”），占据了 中国北方，现在的辽宁地区正好是辽国的中心区域。

契丹天显三年（92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下令在汉代候城原址附近建立了沈州城。在经过数百年的沉寂之后，沈阳城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这一次沈州城是以辽太宗的私城名义建造的。私城是指这个城里的所有一切都归辽太宗所有，除了酒税以外，不用上缴任何税赋。

大量的商人、农民、工匠、手艺人通过辛勤的劳动，有力地促进了沈州城的发展。现在位于皇姑区塔湾的古塔，位于浑南新区白塔堡的古塔都是始建于辽代。可见当时的沈阳城经济繁荣发达。

到了元代，东北地区归辽阳行省管辖，设有辽阳路、广宁府路、大宁路、东宁路、沈阳路、开元路、合兰府水达达路等七路。现在沈阳的名字也正来源于此。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文宗）至顺年（1330年）沈阳路共有5183户，35000人。此时的沈阳地区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是发展农业的理想地区，也是人口集中、经济富庶的地区。

沈州城从辽代重设到元末明初的不断发展，规模渐渐扩大。但是元朝末年各地起义不断，沈阳一带再次成为战场。

明代再成军事堡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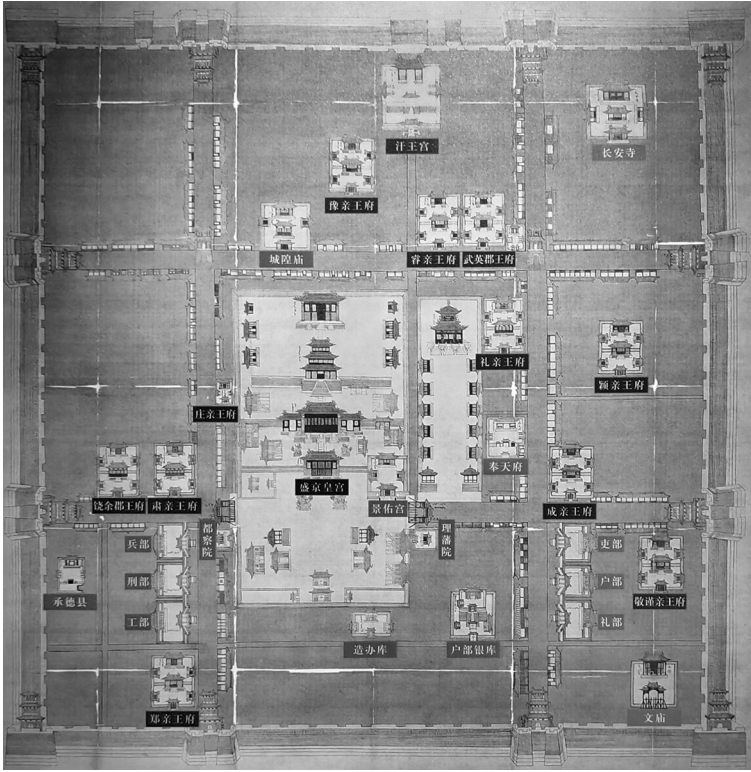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为了加强辽东的防御，开始修建长城和一大批军事工程。洪武十九年（1386年）8月，沈阳中卫、沈阳左卫同时建成，沈阳城成为明朝在辽东一个重要的连环式军事堡垒。一直以来沈阳城的城墙都是土夯而成，此时的沈阳城变成砖城。

明朝收复辽东，设置了辽东都指挥使司，并陆续在辽东建立卫所。卫所大部分人员为外迁人口，主要是山东、河南等地居民。

明朝在辽沈地区设立12卫，其中就包括沈阳中、左卫。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九年（1386年）8月，置沈阳中、左二卫，命指挥鲍成领原河南山东校卒一万三百二十八人分隶焉。”

为什么要在沈阳地区设置这么多的“卫”，并且形成了这样一个军事防御体系？

核心提示：公元前300年的一天，燕国大将秦开率大军来到浑河岸边，指着身前一片开阔地对士兵说：“我们就在那建一座新城。”时间回到现代，这座秦开所建的城市在2000多年后在沈阳故宫附近被发现，也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候城遗址”，沈阳城建城的时间也被历史定格在2300多年前的那一刻。



清康熙时期《盛京城图》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齐迁都沈阳，同年兴建沈阳故宫。图为今沈阳故宫鸟瞰。

在元末明初时，辽东战乱频繁，人口大量流失，而明朝刚刚收复辽东，这里人口稀少。而在明朝之前的朝代，辽河流域一直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农业地区，可以说是中原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代表和象征。当时的沈阳卫正好处于这个防御体系前沿的位置。

随着辽东战事的平定，明朝在辽东又封了三个王，分别是辽王、韩王、沈王。其中的沈王（朱模）封地和王府所在地就是现在的沈阳地区。

朱模是朱元璋的第21个儿子，于洪武二十四年（1392年）被封为沈王，沈王府就建在沈阳。而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朝又在沈阳设置了沈阳中屯卫加强防御力量。但是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因为明朝的边疆政策发生变化，不再继续向松花江流域开疆拓土，所以沈阳成为明朝最东端的城镇，已经不再适合设立王府，所以沈王便改封到其他地方，辽东也成为 一个没有王府的地区。

因为沈阳是明朝的边境，所以此时的沈阳主要以驻军为主。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重修的《辽东志》有这样的记载：辽东共有二十五卫二州，军民总数是399824人，而沈阳此时只有12412人，在25个卫中属于中等水平，仅占整个辽东总人口的3%。此时辽东人数最多的是金州卫（今大连市金州区），有51756人。

究其原因，有据可查的是驻军的大量逃亡，主要是逃回原籍。弘治元年（1488年）12月，兵部尚书余子俊在上疏中说：“辽东各卫军册无存，以致逃亡日多。”看来此时辽东军兵逃亡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明朝沈阳地区人口减少，经济发展缓慢，是因为沈阳属于边疆，周围强敌环绕，军民没有安全感。其东北是女真各部，西北是蒙古各部，战争、杀戮、劫掠时有发生。当时的人们把出关进入辽东过的第一个山岭叫“鸣咽岭”，而进关时路过此地又称其为“欢喜岭”。

辽东因为人口稀少、地域狭窄，中原百姓把这里当成苦地，所以有很多人逃到关内。为了防止辽东人

口外流，明朝制定种种措施，封闭辽东。但事与愿违，严禁不但没有起到控制辽东人口巩固边疆的作用，反而使这里的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加剧了外逃。特别是明朝实行海禁，很多生活急需品只供应军队，更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

两代帝王京

沈阳历经了2000多年的坎坷艰辛，终于在17世纪走上了城市的巅峰，后金王朝最后的都城和清朝开国的都城都在沈阳。沈阳城也从一个单纯的军城变为政治中心。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齐迁都沈阳（后改称盛京），并在沈阳大兴土木建设宫殿，建造天命宫、大政殿和十王亭等建筑。这一切都使沈阳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是沈阳从一个军镇向大城市发展的开始。

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沈阳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皇太极扩建了宫殿和城墙，将原来的四门改为八门。据《盛京通志》记载：“创天坛、太庙，建宫殿，置内个六部、督察院、理藩院等衙署，建文庙，修学宫，设阅武场，于是更名盛京。”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沈阳成为陪都。此时沈阳被称作奉天府，当时中国共有三个“府”，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市，分别是顺天府（今北京）、奉天府（今沈阳）和应天府（今南京）。

当时的沈阳城水路方面有浑河通航，可经辽河入海。陆路出北门可通铁岭、开原，出大南门可达凤城，出小南门可达辽阳、海城。沈阳已成为东北地区的交通中心。由于交通的便利，盛京城内百货云集，店铺鳞次栉比，商业的繁华一时无与伦比。南门附近的古玩商铺里的金石工艺品、书画吸引了很多收藏家，北门附近还有很多当铺以及经营木材家具的店铺。

涅槃重生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东北地区



明代沈阳中卫军官印

深受影响，特别是牛庄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之后，西方的传教士来到沈阳，各种商品被运到沈阳，沈阳渐渐向近代城市的模式发展。

日俄战争中，沈阳一带成为了战场，很多名胜古迹遭受厄运。盛京机器局、奉天大学堂、大法寺（八王寺）、广慈寺等许多名胜毁于战火。

1906年，沈阳成为对外开埠的城市。日本取得南满铁路特权后，南满铁路两旁15里范围内成为铁路附属地。沈阳的“满铁附属地”面积达到11.2平方公里，在我国82个租借地当中最大，随后日本人围绕“满铁附属地”开始了其侵略中国的过程。

沈阳“满铁附属地”的区域，就是现在沈阳市和平区的和平大街以西、市府大路以南、铁西区兴工街以东、浑河以北的大片区域。当时，这片区域内的太原街逐渐发展成商业区，是沈阳最繁华的两个商区之一。

因“满铁附属地”的存在，沈阳近代城市的发展也变得不再完整，而是变得有些“畸形”。原来的沈阳是围绕着故宫方城向东南西北四方发展的，但之后沈阳的发展完全偏离了轨道。

清末民初，是沈阳近代城市发展建设较快时期。此时沈阳有两个市中心：一个就是以沈阳故宫为核心的市中心，东三省总督府、金融银行、政府机构等都在其附近；另一个中心就是现在的沈阳站、辽宁宾馆一带。

因为沈阳出现了两个城市中心，随着城市发展，这两个中心慢慢互相靠拢，在这个过程中便出现了一些有趣的事。现在沈阳著名地标之一“马路湾”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两个城市中心相向发展的交汇地。因为当时道路不通，所以才会在哪里出现一个接近“U”形的弯道。还有中山路也是一样，并不是东西走向，而是斜向，连接着太原街和中街两个当时最重要的商业区域。

今天的沈阳就是在数千年漫长历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沈阳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沈阳的城市发展水平迅速提升。1987年，沈阳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到185平方公里，比1949年的83.7平方公里增加了一倍多。现在沈阳全市的建成区面积已达到570多平方公里。

今天的沈阳已被国家定位为“东北亚国际中心城市”。2025年的沈阳市政府工作报告对沈阳功能的描述为“一高地、一枢纽、四中心”，即东北亚开放合作新高地、国际化现代综合枢纽、国家先进制造业中心、国际性科技创新中心、国际化现代服务业中心、区域性文化创意中心。

沈阳，未来可期！



元代沈阳路城隍庙碑上有“沈阳”两字最早的记载。

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一）

政协知识讲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自觉服从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50年3月，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各方面统战政策。由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又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时刻，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致使原定半个月的会议实际开了一个半月。

会上，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这个经党中央和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报告，就建国初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政策作了全面阐述。

其主要内容是：明确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主要任务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力量，为实现《共同纲领》，稳步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历

史任务而奋斗；确定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强调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民族资产阶级都必须执行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方针，在目前要特别注意同民族资产阶级搞好经济上的合作以巩固政治上的合作；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民族关系已从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转变为平等互助的关系，但民族间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说明民主党派性质、作用和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政策，指出各民主党派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中共对各民主党派既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它们共同奋斗，同时又必须在组织上适当尊重它们的独立性，推动和帮助它们逐步前进；指出工会、农会、青联、妇联等各种人民团体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形式各有不同，但都负有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指出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和协商机关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环节，政权机关统战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正确关系，要同党外人士沟通政策思想，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提出要在全党加强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克服关门主义和敷衍主义，迁就主义倾向；明确统战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安排人事，调整关系。

与会同志根据报告，联系本地本部门统战工作情况进行了认真讨论，争论最多的主要问题：一是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斗争为主还是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还是搞垮资本？二是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三是工会和其他人民团体是否带有统一战线性质。

毛泽东听取了会议情况的汇报，针对会议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要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对私营工商业问题，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国营商业不要垄断一切，除食盐外，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应当划分公私经营范围。

关于民主党派问题，毛泽东指出：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士不重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有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

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该是“团结、建设、进步”。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要给事做，尊重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要实行民主，现在许多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出的气不外是两种：一种是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对有理的应接受，对无理的给他们讲道理。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批评，他当面不能说，背后一定说，所以一定要敞开来让人家说。

毛泽东还针对共产党内严重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强调要在党内广泛开展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使大家认识统一战线必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工人阶级单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

这一概括，把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记者 王岩嶺 整理